

汗血小叢書

第六集

英雄民族傳評

史可法的精神與其事業

小汗
叢書
血
民族英雄評傳第八集

史可法的精神與事業

易正倫著

上海汗血書店出版

汗血叢書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版

民族英雄
評傳之八

史可法的精神與事業

(全一冊)每冊賣價國幣四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作者 易正倫

發行人 劉達行

發行所 汗血書店

地址：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
電話：九五九四二二四六〇號
電報掛號：六〇六四二二四六號

史可法的精神與事業

易子倫

目 次

- 一 引言
- 二 忠正公小傳
- 三 忠正公時的環境
- 四 忠正公的精神
- 五 忠正公的事業

七 六

忠正公死難的情形 結論

史可法的精神與事業

一 引言

中國現在缺少那種人材？任何人都知道：不光光是文學家和政治家，也不是律師和醫士，就是缺少民族英雄。所以中國的人民，民族意識，非常的薄弱。我們知道，凡一個人，既可稱爲民族英雄，必具有他的特質；他的愛國愛同胞的熱度，必比平常人的要高；他的民族意識，也必比平常人來得強烈。因此他的人格，就和平常人不同了。他能夠在他所行爲上，表現出他的特殊的精神，和偉大的事業來。

現在的中國，因為缺少這種人材，所以國際地位，低落到不堪設想的地步，人民的愛國心，也似乎降到零度以下，民族意識，被各方面的誘惑和壓迫，已經陷在下意識之下層了，若長此以往，不想法子挽救，中國的命運也就完了。我們假如要救中國，第一步工作，就是把中國人民已失去了的民族意識喚回來。中國人民，有了民族意識，那末中國全國國民，個個都知道愛國愛同胞，人人都都是民族英雄，中國前途，才有希望。但這種民族英雄，我們中國歷史上，并非沒有的確，過去的古人，他們的偉大事業，與不滅的精神，都可使人景仰，都可以做我們的模範。因此就不揣淺陋，將明末時的民族英雄，史忠正公的精神和事業，分述於後。

二 忠正公小傳

明朝末葉，福王昏暗，馬士英和阮大鋮，狼狽爲奸於朝廷，高傑黃得功等，相與跋扈於四鎮，內則盜賊蜂起，外則俺答猖狂，國家大勢已到了山窮水盡，不可挽回的地位。但那時有一位熱血騰騰的民族英雄，他明明白白的知道不可爲，而偏不忍放棄責任，偏要硬幹苦幹地去幹。這位實幹的民族英雄是誰？就是文天祥的化身，左忠毅的高足，史可法先生。

先生的別號爲憲之，忠正是他死後的謚號，故世人都不叫他的名字，而稱他做忠正公。公大興祥符縣人，世代書香，公的祖父名應元，

在高平做知州，有惠政。一日，公的祖父和公的父親從質說：「我家必有發望！」公的母親尹氏，有孕時，夢見文天祥到她臥房裏來了，後生公。

公小的時候，對父母很孝，且努力學業，常常夜深不睡。及長，身材短小，目燦燦有光，公的精明強幹的精神，即在此表現。公少年時，在某寺讀書，即爲左忠毅公所重，及應試，獲第一名。公生平勤儉，忠實慷慨，廉潔，勇敢，愛國，仁民。崇禎元年，舉進士，做西安府推官，不久遷戶部主事，歷員外郎，中，八年遷右參議，分守池州、太平等地方。這年的秋天，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，改公爲副使，分巡安慶、池州，監江北諸軍，擊退黃梅賊。九年，賊馬守應、合羅汝才、李萬慶等，自鄖陽東下，公馳駐

太湖，扼他們的要衝。此時朝廷以熊文燦代王家貞爲總理，專撫賊。賊勢更加猖獗，盤據牙江北，南都震動，擢公做右僉都御史，巡安慶、廬州、太平、池州四府，及河南的光州等地。不久，賊又陷和州、含山等地，公又上疏，請免被災人民的田租。

公爲督師時，行路不張蓋，吃飯不重味，夏天不用扇，冬天不着裘。在軍中，寢不解衣，與士兵均勞苦，兵士沒有飽，不先進食；兵士沒有發衣，不先加衣。公疲倦時，常獨在舟中休息。有人勸公稍事防備，公坦然說：『有命在天，人爲何益？』公年四十多了，膝下還沒有兒子。公的妻子勸公娶妾，公不肯，說：『王事方殷，敢爲兒女計耶？』十二年夏天，公得父親噩耗，哭泣得很悲哀，數日不進飲食。經大家苦勸，責以國家大事，

才起進食。

公眼光遠大，見朝政日非，就上疏規諫，直言不阿。十七年四月，聽
到闖賊犯京師，公卽誓師勤王，渡江抵浦口，知道北京已被賊佔了，即
痛哭流涕，以頭觸柱，縗衣發喪。此時南都正在議論立君，張演言等主
張立潞王，公極力贊成，誰料馬士英早已和阮大鋮商量好了，要立福
王，公雖反對，奈士英等挾着兵威，已將福王送來了，公不得已，去迎王。
一日，朝廷開會，討論戰守問題，公勸王素服郊次，發師北征，示天
下以必復仇。後王問誰能出任監守？有人推馬士英，士英不肯去，乃推
公。公以國事緊急，不應推委，卽慷慨地答應說：『東西南北，惟君所使，
吾敢惜頂踵私尺寸，墮軍實而長寇仇乎？』公遂出督師淮揚。當時有

大學生盧渭，聽到公將去督師，即率同輩上疏力爭。有幾句話，說得最是痛快淋漓，即『秦檜在內，李綱在外，宋終北轍』可惜昏暗的福王，不足以語此。果然，自公出後，馬阮他們，更無所忌憚，賄賂公行，政治越腐敗了。

公到皖，即開設禮賢館，以羅致人才，除苛政陋俗，以救民困。清兵入宿遷，公進兵至白洋河，令總兵劉肇基往援，和清兵相持半月，清兵退了。公又上疏請殲討賊詔，內有一段很沉痛的話，即『昔晉之東也，其君臣日圖中原，而僅保江左，宋之南也，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，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，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。大變之初，黔黎灑泣，紳士悲哀，猶有朝氣，今則兵驕餉絀，文恬武嬉，頓成暮氣矣。』

河上之防，百未經理。人心不肅，威令不行。復仇之師，不聞及關陝。討賊之詔，不聞達燕齊。君父之讎，置諸腦外。夫我卽卑宮菲食，嘗膽臥薪，聚才智精神，枕戈待旦，合方州物力，破釜沉舟，尙虞無救。以臣觀廟堂謀劃，百執事經營，殊未盡然。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；君所以能御將者，志也。廟堂志不奮，則行間氣不鼓。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，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，不願左右在位，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。先皇帝死於賊，恭皇常亦死於賊，此千古未有之痛也！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，南諸臣討賊者復少，此千古未有之恥也！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殺，尙思穴胸斷脰，得而甘心，况在朝廷，顧可漠置？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……』

當時高傑駐揚州，很跋扈，公開誠佈公道以君臣大義，傑大感悟，遵守約束。弘光元年四月，清兵南下，諸將紛紛投降。公和副將史德威，率數千騎回揚州，泣告士民，共同死守。豫親王素慕公賢，親臨城下，致書召公降，公復書拒絕。城破，公以不屈死。公的將佐死難的，有數百人。

三 忠正公時的環境

明朝自武宗時，就是內憂外患，民窮財盡的。外受異族的侵陵，內爲盜賊所擾，民不聊生，鷄犬不寧。如大盜劉六、劉七輩，都是那時產物，出沒於山東、河南、湖廣、江西、安徽等地。後雖削平，但世宗時，除海內盜賊復起外，更加以外患緊急。俺答爲寇於北，倭奴侵擾於南，朝廷因

奢侈的關係，財政日虧，於是藉軍餉爲名，加重賦稅，引起人民的怨恨。崇禎卽位，陝西大飢，流賊四起，張獻忠高迎祥，李自成爲之魁，分道進攻。十三年，自成攻河南，這時河南正鬧飢荒，斗穀萬錢，所以民衆從賊如流水一般，賊勢越猖狂了。十七年，自成進逼京師，三月，京城陷，毅宗弔死在煤山。這時候吳三桂守山海關，聽到自成圍京師，帶兵入援。剛走到豐潤，京師已經攻破了，三桂投降清朝。清朝此時世祖年幼，鄭親王濟爾哈朗，和豫親王多爾袞共同攝政。當濟爾哈朗略地關外，聽到三桂來降，喜出望外。五月，多爾袞入北京，十月，世祖遷都關內。

當北京失守時，明朝皇帝既自殺，太子又失蹤。福王由崧潞王常淥，都避難南京。於是南方諸臣議立君主，立親則當屬福王，立賢則當屬

潞王。此時史忠正公以兵部尙書督師勤王，已抵浦口。聽到立君問題，主張立潞王。鳳陽提督馬士英，想利用福王的閹弱，挾着兵威，把福王送到儀徵，大家不敢和他爭執。只好把福王立了。福王既立，士英的目的也達到了，就把我們的忠正公排擠出去督師，自己入閣辦理一切事務。又引用魏忠賢的黨羽阮大鋮，於是朝野上下，議論紛紛。當外患緊急，干戈擾攘，國家存亡，間不容髮的時候，又舊事重提地鬧起黨案來了。兼之福王太昏愚，國難臨頭，應該臥薪嘗膽，他還修宮室，選淑女，看戲喝酒，忙個不休，軍國大事，一概置之度外。因此馬阮就得竊柄弄權，狼狽爲奸，賣官鬻爵，賄賂公行，黨同伐異，殘害忠良，真是無惡不作了。諸將有警報，或求軍餉，一概置之不理，也不報知皇上。當時有歌謠

云：『中書隨地有，都督滿街走，監紀多如羊，職方賤似狗。廢起千年塵，拔貢一呈首，掃盡江南錢，填塞馬家口。』這都是馬士英貪污的寫真。阮大鋮這個壞蛋，人民對他，也是敢怒不敢言。但也有膽大一點的，聽到大鋮快要就兵部尙書職了，就於夜晚書一幅對聯於司馬堂云：『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，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。』當時還有一首詞，及諺語，都是馬阮奸毒的成績。詞云：『有福自然輪着，無錢不用安排，滿街都督沒人招，徧地職方多無賴。本事何如世事？多才不若多財；門前縣掛虎頭牌，大小官兒出賣。』諺云：『都督多似狗，職方滿街走，相公只愛錢，皇帝但喫酒。』這真是一幅昏君奸臣圖呀！馬阮既是這樣作弊，福王又是這樣胡塗，明朝不亡，實沒有天理，怪不得左良玉氣